

# 希区柯克推理经典集

Rear Window

## 后窗

「美」希区柯克◎著

ALFRED  
HITCHCOCK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希区柯克推理经典集

Rear Window

## 后窗

「美」希区柯克◎著  
富国强译

ALFRED  
HITCHCOCK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区柯克推理经典集：后窗 / (美) 希区柯克(Hitchcock,A.) 著；富强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9

ISBN 978-7-5463-6673-9

I. ①希… II. ①希… ②富… III. ①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9016号

## 希区柯克推理经典集：后窗

---

著 者 [美]希区柯克

译 者 富 强

责任编辑 周海莉 乐 琳

封面设计 程 慧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字 数 310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科：010-88893125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463-6673-9

定价：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3109462-1104

001	寻找证据
019	谨慎杀手
030	寡妇的事故
046	海滩之夜
060	死亡预言
069	他是谁
078	虚幻的绿色
086	以牙还牙
093	谋杀
107	看不见的线索
113	化妆间里的眼药水
125	椰子糖
134	移花接木
139	错爱钻戒
153	最佳舞伴
161	找错了人

裸体画像	168
奇怪信件	183
异国杀手	192
小三之死	202
狗嘴妙用	218
重新活过	230
第三个电话	235
双双出轨	245
剑与锤	254
罗宾汉的故事	263
百密一疏	279
两个老头	287
甩卖清仓	300
如此出狱	305
后    窗	310

## 寻找证据

洛杉矶十一月的时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站在法院台阶上，我看着从楼里走出来的两个人——我的继母诺玛·科鲁格和她的情夫鲁斯·泰森。

刚才法庭上挤满了人，到处是旁听者和记者，陪审团作出了令我异常愤怒的判决——“无罪！”我气愤地从法庭里出来，因为我很清楚，父亲就是被他们谋害的。洛杉矶被污染的空气已经够让人难受的了，但更令人难受的就是这次不公正的判决。

诺玛穿着一件朴素的上衣，白色的上衣配上蓝色的衣领让她看起来很端庄。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她故意停下了脚。她被一群跑来跑去的摄影师和吵吵嚷嚷的记者围着，她用胜利的目光看着这些记者，看着眼前这座城市。

我父亲鲁道夫·科鲁格被谋杀时六十五岁，诺玛那时才三十六岁，她看起来依然很性感，身材依然很苗条。她五官精致细腻，有一头闪亮的褐发。特别是她的嘴唇富于表情，可以做出许多不同的微笑。她的嘴唇虽然可以做出许多不同的微笑，但她突出的下巴让她看起来很无情，

还有总是冷冰冰的一双蓝眼睛。今天，审判的时候，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对她很有好感，她轻声细语地装出了一个端庄淑女的样子。

诺玛快步走下台阶，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

泰森也被宣布无罪释放，此刻他正像一条小狗一样温顺地跟在她身后。

走到我身边时，诺玛犹豫着停了下来。我和她自他们两个被捕后，就没有说过一句话。我无数次地用沉默、用我的眼神告诉她，我痛恨她，她也知道我痛恨她。

“诺玛，祝贺你。”我面无表情地对她道。

她迅速地打量一下周围记者们的脸色，谨慎地说：“卡尔，谢谢。这个结果令我很高兴，当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审判结果。对我们的司法系统，我还是非常相信的。”

“诺玛，我是为你的幸运祝贺你，而不是为审判结果祝贺你。我不得不承认，你很聪明。”

她把头转过去一部分，使记者们只能看到她的侧面，却看不到她冲我做出的得意笑容。她压低声音悄悄地对我说：“输的人在比赛结束时哭，赢的人在比赛结束时笑。”

我看着她伸出的傲慢下巴，那一刻真想一拳打上去。

“科鲁格先生，愿意和你继母合个影吗？”一位摄影师喊道。

“当然，不过和她合影我需要一样东西作道具，锋利的长刀，不知道你有吗？”

现场一阵紧张的沉默，诺玛打圆场道：“卡尔，你是不是受刺激太大，变得有点偏执了？你父亲死了，你变成这样很正常，我不会怪你的。”她顿了一下又道，“卡尔，没事我们就常联系，好吗？”

“我想除非你搬出去，否则你无法避开我，因为我们现在还同住在一个家里。”

诺玛猛地扭过脸，沉默了下来。

一个身材像男人一样粗壮的女记者问科鲁格太太：“在不久的将来，你打算与泰森结婚吗？”

诺玛转头打量着泰森，像看着她的玩具一样。泰森比诺玛小三岁，和我差不多大，这极具讽刺意味。他脸胖胖的，头发是褐色的，眼睛是棕色的，现在他正咧着大嘴傻笑着，活像一只温驯的小狗。

诺玛又转回头，谨慎地对那个像男人一样的女记者说：“我认为谈婚论嫁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是时候，很对不起，详细的情况不能告诉大家。”

说完后，她得意地继续往前走，那些记者围在她两边，泰森跟在她后面。

我愤怒地看着他们乘出租车离开，却无可奈何。为了发泄我心中的愤怒，我跑到一家酒吧。在那里，我喝了四杯马提尼酒，仔细地回想着整个事情的经过，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遗漏的证据，伺机进行报复。

这次审判持续了一个多月。诺玛自由的关键是泰森是否被判刑，所以，她请了一位出色的律师——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为他辩护。这位律师曾让许多杀人犯获得了自由，在这方面，他很有一套。此人还曾自豪地说，一个人就算在刑警队的办公室里杀人，杀的还是他自己的母亲，他也能让法庭判这个人无罪。

诺玛自己虽然也有律师，但却没有他那么有名。为了此案，她向戴维斯律师支付了全部费用。

这件案子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任何一个法学院的学生来审理，都会对诺玛和她的情夫判刑，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的父亲叫鲁道夫·科鲁格，他也许是老一代中最了不起的制片人兼导演，更是电影界的名人。在自己家的客厅，他被枪杀。从现场来



看，好像是小偷在行窃时杀了他。但警方认为，是我继母和泰森杀害了父亲。然后，为了掩盖谋杀，他们把现场故意布置成家中被偷的样子。

原告认定是泰森残忍地枪杀了父亲，并故意推倒桌子，打破电灯，搞乱抽屉，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然后，便逃得不知去向。而诺玛为了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去了我们家在箭湖的别墅，她在那里热情招待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在法庭上就成了她不在场的人证。

警方开始很困惑，后来，不禁怀疑起来。鲁道夫·科鲁格坐在椅子上阅读时中了第一颗子弹，是从他的脑后近距离射进去的，第二颗子弹打断了他的背脊。

很显然，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谋杀，凶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让被杀者看到自己。所以把现场伪装成打斗过的样子很是多此一举。再说，小偷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杀人的。

从射出的子弹来看，小偷用的是一支笨重的、长管德国手枪。小偷行窃时一般不携带枪支，就算他带着枪去行窃，他也不会携带这种手枪。更巧的是，我父亲也有一支这样的手枪，事发后，我父亲的手枪无影无踪，难道这是巧合？

警方经过周密地调查，发现泰森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调查泰森时又发现诺玛也很可疑。在泰森的公寓里，他们发现了一张破旧的便条，是诺玛写给泰森的。里面虽然没有具体写明是什么事，但里面写道：“……我们已经决定了那件重要的事，希望我去箭湖后，你再行动。”

在现场的一张桌子上，警方还提取出了泰森的指纹。警方通过调查得知，有人在谋杀前一个小时在附近看到过他。

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不屑一顾地说，警方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泰森的指纹在客厅桌子上并不稀奇。因为泰森是死者的家庭证券经纪人，他去那里是理所当然的。就算他是去找诺玛幽会，也不能说他就是凶

手。因为你们是告被告杀人，并没有告他通奸。戴维斯还说，那支德国手枪，也许是小偷在书房的抽屉里偷东西时看到了它，并用这把枪行凶，事后把枪带走了。如果你们有不同意见，那么你们最好把枪拿出来。警方能拿出来吗？死者到底是不是死于自己的那支枪，警方能确定吗？

戴维斯说那张便条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里面的内容根本不确定是什么意思，怎么能拿来作犯罪的证据呢！从这张纸条上，任何人都看不出犯罪的迹象。倒是死者本人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他为了监视诺玛，在去欧洲时曾雇了一名侦探。诺玛知道这事后，感到非常害怕，因为她怕侦探会报告她和泰森的婚外情，所以她想在她丈夫回家时到箭湖去。她在便条中所说的“重要的事”就是指这一点。

听完这些后，陪审团宣布他们俩无罪……

父亲死后，留下了很多遗产。如果法庭能够判定诺玛他们两个有罪，那她将没有资格继承我父亲的财产，那笔钱就全是我的了。

父亲给我留下比弗利山大厦一半的产权、他的一部分证券，以及别的一些财产，但我只是代为保管他大部分的钱，诺玛拥有那些钱的利息。要想那些钱都归我，只有她被定罪或死亡。

我父亲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他赚了不少钱，但从不乱花钱。父亲去世后留下了七百万元，诺玛很贪婪，但她也只得到一百万元现金。但每年六百万的利息也是她的，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

我父亲在世时，曾资助我举办过几次商业活动，但那几次我都赔的血本无归。所以，他虽然没有把他的钱全部留给我，我也不该说些什么。但那些钱应该属于我，毕竟我是他的儿子！他竟然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儿子，反而更相信那个诡诈残忍的诺玛，这让人怎么能接受。

诺玛认识我父亲是从一部电影开始的，那年我父亲投资拍摄了一部低成本电影，她在影片里担任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色。她是一个蹩脚的演

员，但这次在审判她的法庭上，她却有着很出色的表演。

诺玛很有魅力，非常善于讨好别人。我父亲在拍完那部电影之后，不久就跟诺玛结婚了，我母亲那时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父亲非常固执，他的作品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所以他不被新一代的电影界人士认可。甚至一些曾经对他赞不绝口的电影界巨头，也开始与他断绝合作。这件事让我父亲很受打击，诺玛也看出来了，此时父亲开始走下坡路。

诺玛在公开场合对我父亲仍然像开始一样，她假装崇拜他，天天说他是被遗忘的天才。她有时甚至会长时间地和他在一起，一起坐在他古老的大厦中，观看他制作并导演的影片，那些都是他以前的作品。

那段时间，因为有了她，父亲恢复了自信心。

但诺玛和我父亲结婚完全是因他的钱。父亲身材高大，但长得并不好看，他有一对大招风耳朵，还是个秃头，脸上经常是毫无表情。他还很古板、生硬。总的来说，他并不是个受女士欢迎的人。

他有时候也有好的一面，但这一面也因为事业不能继续发展而慢慢消失了。

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为了恢复过去的地位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也是个报复心很重的人，从来不会忘记在他事业低谷的时候看不起他的人。后来，他又拍了一部电影，准备以此恢复自己的地位，但电影出来后反响很差，他再次被人遗忘。

他和诺玛的婚姻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虽然她一直讨好他。

我父亲知道诺玛年龄比他小一半，知道自己并不属于受女士欢迎的那种人，他为此非常嫉妒。嫉妒让他开始怀疑，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验证她有没有出轨。

他曾在电话上装了窃听器，还曾雇了一个漂亮的失业男演员，让这

个男演员去勾引她。有时候，他会对她讲，我要出远门，然后，突然折返回来。外出的时候，他会雇个侦探，也是为了监视她。但诺玛很聪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没能证实她是否不忠。他死前雇了一位私人侦探，这位侦探终于发现了她和泰森的约会。

但我父亲还没得到这个消息，就被杀死了。

我父亲住的那栋大厦，一进去就感觉阴气逼人，里面充满了浓浓的怀旧气息。我在布兰特伍德租了一间公寓，因为我不喜欢那栋大厦，更不想住进去。当那对奸夫淫妇杀害了我父亲后，我就搬进大厦住了。我住进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找出证据，所以我准备把整栋大厦彻底搜查一遍。

父亲怕仆人把主人的一言一行都传出去，没敢雇仆人。父亲死后，我雇了仆人，但只让他们白天干活。

晚上，大厦里只剩我一个人。我希望能找出一些证据，一些警察没有找到的证据。

罗姆警官觉得我的想法很好笑，他说，我在查案时已经搜查了一遍，没什么遗漏的了，你还能找到什么？我说试试看，他并没有反对。

我想那把德国手枪上面一定有凶手的指纹，能找到它就好了。罗姆说，你纯粹是浪费时间，那把手枪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谁会把凶器留在现场附近呢！

但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我预感那支手枪一定在屋里。在我的预感里，那把德国手枪正等着我去寻找，似乎就躺在某个黑暗、隐秘的角落。

我搜遍了整个大厦，所有可以藏东西的地方都查了个遍，但什么也没找到。我不禁想起罗姆说过，屋里根本没有那把枪。也许，他是真的。其他能证明诺玛和泰森有罪的东西，我也没能发现。

我在那里住到审判快结束的时候，几乎要发疯了。在睡梦中，都在

想着能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审判结束后他们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被无罪释放。他们被释放后得意的笑声，时不时钻进我的脑海。

黄昏的时候，我离开酒吧。在酒吧这一段时间，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如果这个办法我能成功的话，那么我不但能报仇，还能得到钱。但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办法，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孤注一掷。

那栋大厦坐落在山坡上，在落日的余晖下，它看起来和博物馆一样古老、死板。我到了屋前，看到屋里竟然亮着灯。

我发现屋里就诺玛一个人，这令我很是惊讶。她坐在书桌后，正在看账单和支票。她穿了一件紧身衣，这使她身体的各个部位看起来凹凸有致；她还化了妆，头发也被重新梳理过。她现在的样子，与在法庭上判若两人。

“诺玛，欢迎回家。”我悄悄走进去说。

她吃惊地抬起头，不过，她并没有显出惊慌的样子。她在我眼中，一直都是个有胆色的人。我挖苦她说：“诺玛，是不是在算你有多少钱了？”

她冷冷地道：“卡尔，我知道你会来，坐吧。”

“知道我会来这里？”我就近找张椅子坐了下来。

“你不是就住在这里吗？难道你不回家吗？”她讽刺地问。

“你不会觉得我在这里妨碍你吧。”

“卡尔，你一定把我想得很坏，一定非常恨我。我觉得你和那些喜欢捕风捉影的记者没什么两样，都很自以为是。你也不想想，这么多人都认定我无罪，这是为什么？你就不能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用右食指指着她的脑袋说：“还考虑什么？我父亲就是被你谋杀的！”

“一派胡言！”她绷着脸反驳说。

“是不是泰森举着枪，你扣动的扳机？”

“卡尔，你不知道，我是爱你父亲的。”诺玛眼眶竟然有点潮湿了。

“诺玛！你爱我父亲！别骗自己了！你和我一样，都不爱他。他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眼中只有他自己。他是一个固执、愚蠢的家长，一个讨厌的老古董，他就是自己团队和家里的希特勒。诺玛，你竟然说你爱这样的人！承认吧，我们都恨他！”

我想当诺玛筹划谋杀我父亲时，她应该也想到了这些。这些谎言中有些话倒是很切合她的实际情况。

她惊讶地喊道：“卡尔！你说的这些话让我感到很震惊！你父亲帮过你许多忙，你不觉得你说出这番话是忘恩负义吗？”

“诺玛，你不觉得你这么说很虚伪吗？”我像在逗她一样，冲她眨眨眼。

她无力地微笑着，“也许，我是有点虚伪。”她承认说，“卡尔，不过我有一点从来没有想到，那就是假如你真的不喜欢你父亲，但在我面前，这些年来你没说过一句批评他的话，你是怎么掩饰得这样好的？”

“诺玛，首先我们是敌人，还是用竞争者比较合适。但这不妨碍我们互相坦白一次，就这一次。如果我在你面前说父亲的坏话，你难道不和他说明吗？这样的话，我就没戏了。是不是？”

诺玛点着一支烟，舒服地往椅子上一靠。“随你怎么想吧。不过，我觉得你的性格具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你痛恨你父亲，也用不着仇视我啊？”

“诺玛，你现在还没明白吗？说实话，我也不想仇恨你，但我喜欢那些理应属于我的钱。如果陪审团判你们有罪就好了。”

“想不到，你这人还很残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可惜的是，我没能成功。”

“你父亲被谋杀，你是不是很在乎呢？”

“我才不在乎呢，我只在乎钱。对我来说，钱就是一切。不过，我要告诉你：泰森太不小心、太笨了，他把事情办得很糟糕。如果是我们两个合作杀父亲的话，会做得滴水不漏，根本不用上法庭。”

她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一副让我继续说下去的样子。

我继续道：“不过，诺玛，你还不算太笨。泰森要不是因为你请了戴维斯律师就完了，他完了的话，就会供出你，这样你也就完了。不得不承认，戴维斯确实很棒！”

诺玛不禁笑了起来，跟着我也笑了起来。

停了一会儿，我继续道：“那个老家伙真是天才！他把辩护当成了艺术。一些有利于对方的证据，到了他那里，就是废纸一张，甚至能变成己方的证据。比如泰森把他的爪印留在了桌子上，你一定这样想，他这次一定难逃一死。但是，戴维斯说，那张桌子上发现他的指纹很正常。如果泰森来做客时坐在桌子边，把手放在桌子上，这很正常啊。要不是这个老律师，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叹了口气又道，“但泰森这家伙为什么不戴手套呢？真是笨得要死！”

“他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那天他是戴着手套的！”诺玛反驳道，“但他最后因为某种原因——”

我挖苦她道：“诺玛，真该谢谢你啊！”转而向她怒吼着说，“我想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杀了我父亲！”说话的时候，我两眼瞪视着向她走去，恨不得一下干掉她。

她迅速拉开身边的抽屉，从里面掏出一支德国手枪对着我：“卡尔，知道你会来，我都准备好了。”

我瞪大眼，惊奇地看着那支枪道：“父亲的手枪！”

“事发后，这把枪成了问题，泰森也不敢带着它离开。如果他身上带着枪，万一他被抓了，那我们就完蛋了。他不得已只好把枪藏在

了屋里。”

“藏在屋里？什么地方？我对这里这么熟悉，怎么没有找到呢？”

“冰箱你找过吗？”

“虽然你们两个不是职业杀手，不过，能想到这个主意也还算聪明。假如罗姆知道这个情况，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她举着枪对我道：“你是不是想把这事告诉他，然后，让他来抓我？”她对我嘲讽着说，“但他是抓不到我的。”

“不错，他现在也许真的不能抓你，因为对同一个案件不能再次起诉。那么，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呢？开枪杀了我？”

“卡尔，我不会杀你的，这么做太冒险了。不过，你最好别惹我。我们还是可以谈谈生意的，我愿意出高价收购你大厦中的股份。”

“关于这事，我要想一下才能作出决定。我希望你现在把手枪给我，不然的话，我就可能硬夺，也许争夺时不小心会伤到你漂亮的脸蛋。”

她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把枪给了我。

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计划进行得异常顺利。我早晨告诉诺玛，我不想再看到她。然后，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又搬回布兰特伍德。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然后，给她打了个电话。

“诺玛，我已经考虑好了，卖掉大厦中我的股份。只是你能不能按照承诺的那样，高价收购它呢？这点钱你还是有的。”

“现在，没人会买这种古老的房子，其实这座大厦没什么用处。我咨询过相关人士，他们说这房子大概值七万五。这样算的话，你的股份还没有五万，不过，我愿意出五万。”

“这房子现在是不好卖了，但你别忘了，房子周围还有将近一英亩的地，如果房子和地一起卖的话，价钱不会低的。所以，你要真想买的话，就该出十万。”



“十万？”

“是的，要现金支付。”其实我并不需要现金，但这有其他的原因。

“你不觉得这个要求很荒唐吗？为什么一定要现金？”

“别说这么多了，今晚八点我来拿钱，你现在最好赶快去银行。让泰森也来吧，他还可以作个见证人，让他带一份出让证书，到时候我会签字的。”

“卡尔，你在指挥——”

“是的，我是在指挥你。所以，不要打断我，我还没说完呢。你要让泰森带一份我父亲所有证券的清单，还要估好这些证券的当日价格。还有大厦其他物品的税后清单，你也要给我一份。”

“你觉得我会这么做吗！你这是在讹诈，这些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就算你现在把我们杀了你父亲的事说出来，我也不在乎。已经晚了，现在谁也奈何不了我们。”

“是的，杀人的事已经过去，在这件事上，没人可以起诉你。但如果你犯了别的法呢，难道他们不能以另一桩罪行起诉你吗？你和泰森在法庭上作了伪证，你们说那支枪不见了，现在枪在我手上，他们可以因此判你两年徒刑。你放心，他们一定会这么做的，这点我可以保证。”

“好，我按你说的做。不过，你别以为我是怕你，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宁愿进监狱。我相信戴维斯律师，他很容易就能证明那种伪证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你说我在作伪证根本不可信。”

我知道她说得对，只好对她道：“诺玛，别多心。我的目的只是那十万元现金。”我在两天前离开大厦去布兰特伍德时，遇见了戴维斯。在大厦的台阶上我们碰面了，他是来这里找诺玛的。他看到我，停了下来，跟我打了招呼。

“小伙子，现在你一定对我很不满，但我也只是在挣钱养活自己。”